

## “诸病在脏，欲攻之，当随其所得而攻之”刍议

鲁 艺 王庆国

(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)

**关键词:**金匱要略;审因论治;透热转气

**中图分类号:**R 222.3

“夫诸病在脏，欲攻之，当随其所得而攻之”见于《金匱要略·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篇》中。该篇以整体观为指导思想，以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依据，对疾病的预防、病因、病机、诊断、治疗等各方面，都作了概括性的论述。“随其所得而攻之”便是仲景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治疗原则。但是，自古以来诸多注家对这一条的含义一直有很多争论，为后人学习和理解带来不少困难。事实上，该条文所表达的思想非常深刻，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远。所以有必要对这条条文进行剖析，挖掘其中深刻的含义。故笔者在此不揣鄙陋，略述如下，以就正于同道。

### 1 历代注家对该条文的理解

自《伤寒杂病论》问世以来，历代注家从不同角度对该条文进行了注解，总结起来有以下五种理解：

(1) 攻无形邪气所据说：尤在泾在《金匱要略心典》中指出：“无形之邪入结于脏，必有所聚，水，血，痰，食，皆邪藪也。如渴者，水与热得，而热结在水，故与猪苓汤利其水，而热亦除；若有食者，食与热得，而热结在食，则承气汤下其食，而热亦去。若无所得，则无形之邪岂攻法所能去哉。”他认为这里的“脏”泛指“里”，此处的“攻”亦指狭义的攻下之法。病邪在里锢结不解，往往与体内有害物质相结合，医者当随其所结合的病邪施治。

(2) 攻治所合之腑说：唐容川在《金匱要略浅注补正》里认为“内经云，五脏各有所合。此云病在脏者，当随其所合之腑而攻治耳……渴系肾脏之病，而猪苓汤利膀胱，肾合膀胱故也。”按此说法，这里的“得”应理解为“合”，而且条文中的“脏”也理解为狭义的脏。这种理解在后世有一定代表性，民国医家范是则在《金匱辩解》中也指出所得即所合，并提出他证亦可依次类推，邪在脏者可泄其所合之腑。

(3) 随五脏欲恶而攻说：陆渊雷在《金匱要略今释》中提出本条之脏亦即前条之五脏，而本条之所得亦即前条之各有所得。尤在泾的解释仅可以释本

条，而不能回应前条，未能得编次之意。他认为“如渴以下三句可能是后人沾注，设无猪苓汤之例，不妨理解为随五脏之欲恶而攻。”五脏疾病各有其适应与不适应，包括饮食、药治、护理、居所等各方面。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《宣明五气篇》和《灵枢·五味篇》中都有具体说明。如“肝色青，宜食甘；心色赤，宜食酸；肺色白，宜食苦；肾色黑，宜食辛；脾色黄，宜食咸”；“心病禁温食、热衣，脾病禁温食、饱食、湿地濡衣，肺病禁寒饮食、寒衣，肾病禁热食、温炙衣。”这些都说明医者在治疗中要注意与五脏相和。

(4) 随五脏所喜用药说：见于高学山的《高注金匱要略》。“随其所得而攻之者，因所喜之气味，而各寓以攻病之药，则直走其脏，所谓将欲取之，必姑与之道也。”

(5) 权衡轻重施治说：赵以德在《金匱玉函经二注》中指出：“此概言诸病在脏之属里者，治法有下之、泄之、夺之、消之、温之、和之、平之，各量轻重从宜施治，务去其邪以安其正，故引消渴以此类之。”

### 2 文字和临床学考证

从以上观点不难看出，历代注家各种观点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对“得”的不同理解上：有持“相合”之观点，如尤在泾；有认为是“一致”、“适合”之意，如陆渊雷；还有的理解为“喜欢”和“满意”，如高学山。比较而言，尤在泾和陆渊雷的观点最为接近。据《说文解字》《古汉语字典》可知，“得”有很多义项。得，从得声，从手持贝为获，故原意与“失”相对，乃“获得”、“取得”之意，后引申为满意、能够、完成、适合等意。《医古文常用字字典》中明确提出“得”有“相合”之意。《灵枢·百病始生篇》云：“两虚相得，乃客其形”中的“得”便取此意，与“随其所得而攻之”的“得”都是“相结合”的含义。由此可见，尤在泾较陆渊雷的观点更为准确。

再从仲景全书来看，尤在泾之论可谓深得仲景心法。我们不妨从相关条文分析一下仲景对病邪与

有形之邪相合的具体治疗方法。下面就以热邪为例进行论述。

(1) 热邪与水相合:如该条文末提出的渴病,是热邪和人体内水邪结合归聚而成病,所以用猪苓汤利水,水利之后热邪无所依附,渴即缓解;又水热互结于膀胱证,用五苓散通利小便而化气行水,从而热邪自除;同理水热互结于心下,用大陷胸汤泄热逐水,使“得快利”,令水邪从大便而解,热邪亦解。

(2) 热邪与宿食相合:阳明腑实证,热与宿食相合,证见蒸蒸发热或潮热,腹胀满或腹满痛,烦躁谵语,脉滑疾等。用三承气汤攻下食积,食去而热邪无所依附,热即解除。

(3) 热邪与血相合:表邪化热随经入腹,与瘀血结于下焦,证见小腹急结硬满,如狂,小便自利脉象沉结或沉数,用桃核承气汤活血化瘀以泄热;又热与阳明宿瘀相结,证见其人喜忘,屎虽硬、大便反易,其色必黑。治用抵挡汤去除瘀结,热亦随之而解。

(4) 热邪与痰相合:小结胸病,痰热互结于心下,用小陷胸汤治疗,痰化热除病廖。

(5) 热邪与湿相合:《金匱要略》治疗湿热黄疸时,用茵陈蒿汤,方中茵陈利小便,大黄荡涤肠胃积滞,使热无所依,此时栀子直折热势而黄自易去,故方后云“尿如皂角汁状,黄从小便去也。”

这些都是“随其所得而攻之”的典型例证,其他病症同样可以依次类推,如寒实结胸证,用三物白散,方中贝母、桔梗化痰开结,巴豆温化寒邪,倘只有巴豆之温而无贝母、桔梗之化痰之功,是不可能取效的;又如《金匱要略》中治风湿时提出“风湿者,发其汗,但微微似欲汗出者,风湿俱去也”,其实也是这一思想的体现,微发其汗,湿邪去,风邪亦无地可容,从而风湿尽去。类似的例证还有很多,此处不再赘述。

### 3 对后世学说的影响

仲景这一治疗原则对后世颇具影响,为后人的“审因论治”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随着医学理论的不完善,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挥,并逐渐形成新的理论,比如张从正治病认为“先论攻邪,邪去而元气自复”;吴又可推崇“疫邪首尾以通行为治”;杨栗山治疗倡用以升降散为基础的治温十五方均贯穿宣、清、通三大法则等等。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推叶天士的“透热转气”之说。

“透热转气”之说最早见于《吴医汇讲》,其中收集了叶天士的“温热论治”(即《外感温热篇》),原文为“乍入营分,犹可透热,仍转气分而解……”。后多据此认为温邪初入营分才可透热转气。一般教材也都根据治疗营分证的代表方剂“清营汤”的药物组

成,认为“连翘、金银花清热解毒,轻宣透邪,使营分之邪转出气分而解”(全国统编教材《方剂学》)。这样解释容易给人一种误解,即只有连翘、金银花之属才是透热转气的专药,只有清营汤才能透热转气。全国统编教材《温病学》则认为“邪热入营,……仍应立足透邪外达,使其转出气分而解。故治疗用药清营中须伍以透泄之品”,即是透热转气。但如何透邪外达,如何配伍恰当的透泄之品,皆无所遵循。

如果细读叶天士的《外感温热篇》和《临证指南医案》,不难发现他对“透热转气”之方法运用、选药原则及其用药都有详细论述。叶氏说:从“风热”陷入营分的,用“犀角、竹叶之属”;从“湿热”而入营的,则用“犀角、花露之品”;“若加烦躁,大便不通者”,加“金汁”;“素有瘀伤宿血在胸膈中”,则以“散血之品,如琥珀、丹参、桃仁、丹皮等”;热邪入营而又“挟秽浊之气”者,用“芳香逐之”。究其原因,竹叶轻能解上,辛能散郁,从而调畅气机,开营热外达之路;从“湿热”入营,为湿热阻滞气机,而花露芳香化湿清热,可以宣畅气机,导营热外透;烦躁,大便不通,为阳明热毒极盛,与燥屎相结,而腑气不通,致使营热不能外透,金汁大寒,入胃解毒而清五脏实热,宣气机开营热外达之路;素有瘀血而邪热入营,则用凉血活血之品,散瘀通络,以畅气机,使营热外透而解。从上述可以看出,透热转气并不仅限于一个清营汤,或简单的几味药,而是要根据营分证中造成气机不畅、营热不能外透的原因而定。治疗时要着重祛除导致入营之邪不能外达的病理因素。其作用是宣展气机,开邪热外达之路,使入营之热得以外透。

可见,透热转气重在舒展气机,而舒展气机的关键又在祛除阻滞营热不能外透的病理因素,从这一点来讲,是与“诸病在脏,欲攻之,当随其所得而攻之”一脉相承的。仲景在《金匱要略》中提纲挈领地指出治病大法,提出祛除邪之所据,给邪以出路;后世温病学家在此基础上发挥运用,具体到热入营分犹可透热转气的辨证施治,无论用何方,使何药,均不离“宣展气机,开邪气外透之路”这一宗旨。前圣后贤,其揆一也,由此可见“随其所得而攻之”为临床上不可忽视的一大法则。然而当前临床上许多医生在诊治疾病时,往往只重视对症下药,而忽视疾病产生的原因及其机理,更少想到病理因素与邪气之间的相互联系,故难有“起沉痾”,如“桴鼓相应”之疗效。由此可知,辨证施治要灵活,诊治疾病先当究其源,然后再审因论治,才能抓住根本,真正领会仲景治病之精神。

(收稿日期:2003-12-15)